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董强 译



上海三
联书店

LA DAME AUX CAMÉLIAS

茶花女

〔法〕小仲马 著
董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花女 / (法) 小仲马 (Dumas, A.) 著; 董强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4.4

ISBN 978-7-5426-4390-2

I. ①茶… II. ①小… ②董…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8603 号

茶花女

著 者 / [法国] 小仲马

译 者 / 董 强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张庆峰 周冬辉

装帧设计 / Metis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172 千字

印 张 / 10.25

ISBN 978-7-5426-4390-2/I · 773

定 价: 29.80 元

译者序

“亲爱的孩子，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当父亲大仲马看到儿子排演的话剧《茶花女》在巴黎一举成名时，他给儿子发出了这封贺电。《茶花女》是国人家喻户晓的经典文学著作，它是小仲马一生的精髓之作，也是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典范。

《茶花女》中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出身贫苦的农民家庭，聪颖美貌的她，不幸少年时就沦为娼妓，由于她喜爱茶花，人们称她为茶花女。玛格丽特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魅力，有幸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但她早已厌恶了卖笑生活，希望拥有真正的爱情。在荒淫嬉笑的生活里，玛格丽特与她生命中最重要男友阿尔芒相识。阿尔芒是个愿用生命来换取爱情的年轻人，凭借着赤诚之心，阿尔芒深深地打动了玛格丽特。他们彼此坚信是瞬间迸发的激情使他们相遇，面对这个物欲横流、虚情假意的巴黎名利场，他们早已身

心疲惫。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他们远离巴黎市区，在乡间过起了田园生活，玛格丽特受伤的心灵开始愈合，并决心一改往日颓废生活的习性。就在一切都如愿以偿时，阿尔芒的父亲——迪瓦尔先生以维护家族声誉为由，坚决反对他们结合，并逼迫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最终玛格丽特在爱情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悲惨死去。

《茶花女》中的人物内心思想是矛盾的。无论是主人公玛格丽特和阿尔芒，还是配角布吕丹丝和迪瓦尔，在小仲马的笔下，人物处于现实与希望中摇摆不定。玛格丽特是妓女，却满怀着改变现实的愿望，特别在遇到阿尔芒之后，这种愿望愈加强烈。玛格丽特这个形象是个多面体，在她纵欲的时光中，我们既能聆听她的欢快与愉悦，也能窥视她的空虚与无助。表面阿谀逢迎的玛格丽特，无法泯灭对真爱的翘盼，更无法遮掩她的圣洁与高尚。男主人公阿尔芒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感情多少有些单纯，纯真得近乎痴情。但阿尔芒的痴情，使他鼓足勇气对爱情执着，以至于抛弃世俗与地位不顾，去狂热地爱上了一个妓女。但他的内心又是狐疑的，他不信任玛格丽特，甚至猜疑玛格丽特一直在欺骗他。当玛格丽特被迫疏远他时，不明真相的阿尔芒竟百般侮辱和伤害这个心力交瘁的恋人，他的报复行为使玛格丽特过早地饮恨黄泉。

迪瓦尔先生是一个配角，但又是整部小说中的关键性人物，是他粉碎了两个年轻人的美梦，是他的虚伪与自私把玛格丽特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所做的一切，仅是为了保住他“圣洁”女儿的婚事。但他又并非无情，因为当玛格丽特奄奄一息时，他还托人送来了慰问金，不知道是出于怜悯，还是愧疚？玛格丽特的女伴——布吕丹丝，是玛格丽特的“经纪人”，是旧日巴黎的交际花，只因容颜尽失而不得不委身于玛格丽特。在玛格丽特受人仰慕时，她尾随其后沾点风光；当玛格丽特正处弥留之际，她却毫不留情地弃她而去。但这个伪善老妓女的心也非磐石，在阿尔芒对玛格丽特展开爱情攻势时，她曾苦口婆心地劝说阿尔芒远离玛格丽特，也许她在两人的爱情中看到了自己的经历，这个狡黠的老女人深知妓女的爱情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但她又没有去拆散这对鸳鸯，在玛格丽特与阿尔芒心存误解时，她还从中说合，帮助两人破镜重圆，似乎她企盼自己往日的悲剧不会重演。

如果说彻底牺牲现实的结果是艺术，那么，《茶花女》是一个例外。正如作者小仲马在书中所强调的那样，他并不是在编造什么“风流韵事”，而是在讲述一个发生在巴黎的真实故事。倘若读者熟知小仲马的人生历程，便会知晓《茶花女》中的曲折爱情正源于作者的情感际遇。正如小仲

马所说的：“任何文学，若不把完善道德、理想和有益作为目的，都是病态的、不健全的文学。”

小仲马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当时法国文坛骁将大仲马。19世纪20年代初，大仲马默默无闻时，在德·奥尔良公爵那里担任文书，并开始创作剧本。他住在意大利广场的一间陋屋里，他的邻居是个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卡特琳娜·拉贝已年逾三十，但大仲马当时只有二十一岁，初恋的冲动使他们结成恋人。1824年7月27日，他们爱情的结晶小仲马诞生了，然而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名字。据小仲马回忆道，父亲在平日创作时对他很烦厌，大仲马提起他就把他扔一边，可见小仲马的童年生活并不幸福。随后，大仲马戏剧创作斐然出色，使他在法国文坛上声名鹊起。他开始步入巴黎上流社会，整日与贵妇、名媛和女演员厮混，早把他们母子俩抛在脑后。小仲马的母亲只能靠缝补衣物的微薄收入来勉强维持生活，幼年时的小仲马还常遭受他人的奚落与羞辱。

1831年春，大仲马与一位女演员同居生下了一个女儿，当这位情妇要大仲马通过法律形式承认女儿合法地位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还曾育有一子。于是他找到小仲马，并通过法律形式认领了他，但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离开含辛茹苦抚育他成长却身份低微的母亲。当小仲马挥泪离别母

亲时，他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平与控诉。

受大仲马影响，小仲马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认识了钢琴家李斯特、诗人兼戏剧家缪塞、巴尔扎克等法国名流。耳濡目染使他日渐对文学充满浓厚的兴趣，并促成他走上了戏剧之路。大仲马一向过着浪荡生活，小仲马对父亲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内心矛盾的小仲马因受父亲影响也开始沾染上放荡不羁的习性。从1842年起，他摆脱父亲，操持起独立的生活，并开始在巴黎寻找情妇、追逐姑娘，过着风花雪月的日子。一天，当和好友欧仁·德雅塞在巴黎杂耍剧院看演出时，他遇见了一位一身素衣的神秘女郎，她就是当时巴黎名妓玛丽·迪普莱西。她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妓女，但她对富人和社会名流的那种不羁态度，以及她身上所散发的光彩和神秘气息，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印象。1844年的一个夜晚，小仲马在杂耍剧院又遇见她，她的身旁还有一个老富翁德·斯塔凯贝格陪伴。很快小仲马就找到机会成为了她的情人，两人在巴黎郊外度过了人生最为欢乐的时光。由于小仲马没能从父亲那得到任何财产，他背负上了高达五万法郎的债务。1845年夏，日生间隙的两人因一次争吵而断绝往来。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开始埋头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1846年2月，玛丽·迪普莱西在伦敦与德·佩雷戈伯爵秘密订婚，但她的身体已

非常羸弱，不得不外出疗养。1847年2月3日，当大仲马父子在西班牙旅行时，玛丽·迪普莱西因沉痾旧疾病逝于巴黎，年仅二十三岁。2月10日，小仲马在马赛得知了噩耗，返回巴黎后他到玛丽·迪普莱西的坟墓前凭吊一番。此后，小仲马躲在昔日与玛丽·迪普莱西度假的乡村，仅用一个月的工夫，就一气呵成地写下了《茶花女》，并将它改编成话剧在巴黎上演。

《茶花女》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话剧，归根结底，它是人类冲破世俗等级，寻求真爱的宣言书。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初次相会时，小仲马似乎追忆起他与旧情人——巴黎交际花玛丽·迪普莱西相识时的场景。当阿尔芒与玛格丽特准备远离藏污纳垢的巴黎上流社会时，小仲马似乎在回想与情人玛丽·迪普莱西在乡下度过的幸福时光。当阿尔芒因无法承担生活费而混迹于赌场时，小仲马也许正哀叹起自己曾为玛丽·迪普莱西所负上的五万法郎债务。当玛格丽特与迪瓦尔先生悬谈时，他也许正咬牙切齿悲痛地回忆起父亲当年是如何抛弃他们母子俩的。当阿尔芒误解玛格丽特而对她百般嘲弄时，小仲马似乎在悔恨当初因心生芥蒂就与玛丽·迪普莱西争吵不休的日子。当玛格丽特因沉痾旧疾正处弥留之际还给阿尔芒去信时，小仲马也许正滴下了悲情的泪水。当阿尔芒赶来为玛格丽特办理迁葬时，

小仲马也许早已去过情人玛丽·迪普莱西的坟前献花。或许直到这一刻，小仲马才意识到是自私的爱害死了玛丽·迪普莱西，是年幼时家庭所遗留给他的阴影才造就了他今天畸形的心态。但无论如何，这不仅是小仲马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公断……

1852年当小仲马将《茶花女》改编成话剧并搬上舞台时，巴黎歌剧院内人头攒动，市民争先恐后欲睹茶花女的“真实风采”，就连那些曾诟病小仲马的名媛贵妇们，也不得不发出赞誉之声。一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无法阻断读者对《茶花女》这部经典爱情之作的青睐。因为当读者细细品味后，总能发现小仲马笔下那个聪颖美貌却又尝尽世间辛酸的玛格丽特，那个涉世未深但却对爱情执着得近乎痴狂的阿尔芒，那个虚情伪善却又深感愧疚的迪瓦尔先生，以及那个寄人篱下却又自私无情的布吕丹丝，如同小说在第一章中所写的，“故事中所有的人物……至今仍活在世间”。

现今，《茶花女》不仅有话剧版、影视版，小说的译本更是遍及全世界。谈及《茶花女》的中译本，我国翻译界前辈林纾早在上世纪初，就率先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题将小仲马笔下的凄美爱情介绍给国人，可以说，开创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先河。但林老以文言来叙述情节，未必不

是一种遗憾。夏康农及王振孙先生也曾先后译过《茶花女》，仅文字推敲及言语锤炼而言，实属《茶花女》译本中较好的作品。

然而迈入新世纪，我想唯有推陈出新，旧著新译，才能激发广大读者重温经典文学的兴趣。

当出版社的同志与我商议重译《茶花女》时，我深感前人译著实难逾越。但我认为，翻译工作本就是继往开来的事业，即便是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也会有不同的见解，这就需要我们翻译工作者为广大读者服务，结合时代特色，将最好最新的译本介绍给读者。怀着这一信念，我如履薄冰，字字琢磨，努力将小仲马这部传世经典呈献给读者，希望读者能像法国人读原著那样，毫无中西文法之扞格来欣赏这个已经讲述了一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

书中不免舛误，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谨对在本书校译工作中给予帮助的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译 者 序 / 1

第 一 章 / 1

第 二 章 / 10

第 三 章 / 20

第 四 章 / 30

第 五 章 / 42

第 六 章 / 53

第 七 章 / 63

第 八 章 / 77

第 九 章 / 88

第 十 章 / 101

第 十 一 章 / 116

第 十 二 章 / 131

第十三章 / 143

第十四章 / 157

第十五章 / 170

第十六章 / 180

第十七章 / 192

第十八章 / 202

第十九章 / 213

第二十章 / 222

第二十一章 / 231

第二十二章 / 243

第二十三章 / 253

第二十四章 / 265

第二十五章 / 280

第二十六章 / 291

第二十七章 / 309

第一章

我觉得，只有对人生进行一番细致研究以后，才能塑造人物，就像要通晓一门语言就得先认真学习这种语言一样。

既然我还没能达到妙笔生花的境界，那就只好满足于简单的陈述了。

因此，我恳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仍活在世间。

此外，我在这里搜集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倘若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出面为我作证。出于一种特殊的机缘，唯独我才能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唯有我才洞悉这事情的始末，除了我，没有人能写出这个情趣盎然的故事来。

下面就来谈谈我是怎样了解这些详情的。

一八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我在拉菲特街看到一张黄色的巨幅广告，广告宣称将要拍卖家具和珍贵的古玩。这次拍卖是在物主辞世后举行的。广告上没有提及死者的姓名，只说拍卖的时间将从十六日十二点到下午五点，在昂坦街九号举行。

广告上还注明，竞拍者可以在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参观公寓和家具。

我向来是个古玩爱好者。我心想，这一回绝不能错失良机，即便不买，也要去饱眼福。

翌日，我就到昂坦街九号去了。

时间尚早，但房中已聚满了众多参观者，甚至还有女士。虽然这些女士穿的是天鹅绒服装，披的是开司米披肩，大门口还有华丽的四轮轿式马车在恭候她们，但她们却都带着十分惊讶甚至赞叹的眼神凝视着在她们眼前的奢华陈设。

不久，我就明白她们赞赏和惊讶的缘由了。我开始向四周试探一番，很快就意识到，我正置身一个靠情人供养的妓女的寓所之中。然而上流社会的贵妇，也想来看看这种女人的闺房，恰好在参观的人群中也有一些上流社会的女人。这些靠情人供养的妓女不仅拥有华贵的马车，而且马车上还溅着泥浆，她们在歌剧院和意大利人开的剧院里

订有包厢，并且就和那些贵妇人们相邻而坐。这种女人恬不知耻地在巴黎街头上卖弄她们的风姿，炫耀她们的珠光宝气，讲述着她们的“风流韵事”。

我参观的这个公寓的女主人已经去世了，因此连最贞洁的女士都可以长驱直入。死神已净化了这个富丽堂皇但又藏污纳垢的地方的空气。再说，如果有这个必要，她们可以借口是为了拍卖才来的，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人家。她们看了广告，想来参观一下广告上推荐的物品，预先挑选一番，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事了。而这并不妨碍她们在所有精致的陈设中去寻觅这个交际花以前的生活痕迹。不用多说，她们想必早就听到过一些有关这个妓女异乎寻常的故事。

令人惋惜的是，那些神秘的事情已经随着这个绝色佳人一起香消玉殒了。不管这些贵妇人心中有多么大的冀望，她们只能看到死者身后这些要拍卖的东西，却一点儿也察觉不出这个女主人在世时做皮肉生意的痕迹。

不过，值得买的东西还真不少。房间陈设富丽奢华，有布尔制作的玫瑰木家具，塞弗尔和中国的花瓶，萨克森的小塑像，绸缎、丝绒和花边绣品，真是应有尽有，令人应接不暇。

我在这座宅院里信步跟随在那些比我先到的且怀有强

烈好奇心的贵妇人后面。她们走进了一间张挂着波斯帷幕的房间，正当我要迈步而入时，她们却立即笑着退了出来，似乎是对这次新的猎奇而觉得很难为情，我反而急迫地想走进去看个究竟。原来这是一个女人的梳妆室，连最不显眼的地方也陈设着各种精致的梳妆用品，从这些用品中，能看出女主人生的穷奢极侈。

靠墙放着一张三尺宽、六尺长的桌子，奥科克和奥迪奥制作的琳琅满目的珍宝在桌上闪闪发光，光彩夺目，那可都是些华贵的收藏品。这上千件的小玩意，对我们来参观的这家女主人来说，是梳妆打扮不可或缺的物品，它们不是黄金的，就是白银的。然而这一大堆物品只能是逐件积聚起来的，而且也绝非一个情人所能置办齐全的。

我看到了一个妓女的梳妆室，倒并没心生厌恶，不管它们是什么，我都饶有兴致地细细品鉴一番。我发现所有这些雕刻精湛的用具上，都镌刻着以不同姓名开头的字母和各式各样的纹章印迹。

我瞧着这所有的一切，每一件都使我联系到那个可怜姑娘一生的卖笑生涯。我心里想，天主对她尚算宽容的，缘由是天主没有让她遭受通常的那种责罚，而是让她不到晚年，带着花容月貌的面孔，在奢华的生活中离开这个世界。对这些妓女来说，衰老就是她们的第一次死亡。